

骨蒸
非真骨也。為虛火。
古事類
官制三品以上官比附
僭之類。後漢書光武
以後輕重自為一品。其
使宋恭宗二時僭號。光

古著書

滑稽故事類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廿日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日再版
——一五〇〇——

滑稽故事類編

全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六角

外埠不收郵費

編纂者

楊 汝 泉

發行者

天津大公報社代辦部

印刷者

天津大公報社

代售處

天津大公報各地分館
天津大公報社及各書局
天津佩文書局
天津大公報各地分銷處



楊汝
泉編
滑稽詩話

出版預告

本書編纂將竣，約於八月底可與讀者相見。以體類不同，較滑稽故事類編興趣爲濃厚。全書約十三萬言。其要目如下：

詩話_{詞附}·聯話·賦·七·聯珠·贊·勝·酒令·祝文·傳記
·律例·判詞·狀文·疏·表·冊·彈文·檄·露佈·移文
·書啟·文·祭文·試文·雜文·

凡文筆通暢，蓄意深刻之各種純滑稽詩……文，無體不備。亟應人手一編也。

總發行
天津大公報社

滑稽故事類編

引言

滑稽即一切諧謔之總稱，諧謔爲莊重之相對，莊之與諧，猶禮樂之相須，而不可偏廢；易言之：莊諧即變相之禮樂，可以相輔而行，何則？莊者禮之表，諧者樂之餘；其所異者：禮樂有一定之規律，莊之與諧則否也；然而亦有不盡然者，是在行之者適應與否而斷也：莊而適度則合乎禮，諧而及時則合乎樂；莊而驕矜則失於禮，諧而輕薄則失於樂；反言之：禮而失度則近乎驕，樂而失雅則近乎淫，其與莊諧之相去也，又幾何哉？

『禮以節身，樂以發和，』與莊諧亦無差別：莊而不諧則失之嚴，諧而不莊則失之輕，須相輔而用，應時而發，期合乎中庸之道，豈非禮樂之輔乎？

設莊而無禮，諧而不樂；以致驕矜，輕薄，則未足爲合乎禮樂矣。

縱溯往古，橫察來今；上追賢哲帝相，下迄負販屠沽，畢生口不出戲言者，實所鮮見。仲尼至聖，猶有前言之戲，漢武雄主，亦曾射覆爲樂；介市·東坡·蘇生·曉嵐·……俱號名相時賢，無不喜爲諧語，下焉者更復何言？

摹仿古人，雖應取其特長，以爲時用，然當茶餘酒後；或置懨懨無聊，莊言相對，必敬必恭，悶損何似？設各逞機鋒，共爲諧辯；以祥和之口角，發談詠之清談，互爲笑樂，俾奮發精神，陶冶性靈，豈不勝於妄議是非乎？

太史公曰：『談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紛』；是則滑稽之含義，至爲深遠，不僅爲笑樂之資而已也。如：『淳于髡仰天大笑，齊威王橫行；優孟搖頭而歌，負薪者得以封；優旃臨檻疾呼，陛楯得以半更。』滑稽之爲用，豈不大哉！

古人之於滑稽也，雖重如行政，亦能審度情勢之所宜而運用之，其效至爲偉大。如：優孟之諫馬；優旃之諫漆城；淳于髡之烏喻；宴子之活旣人；公子鋤之桑婦喻；簡雍

之諷酒禁；敬新磨之諫縱獵；劉貢父之無涯嘲；……是皆以滑稽手腕而佐治者也。宴子之使楚；費禕之聘吳；秦宓之答張溫；盧思道之對徐陵。嘲陳主；……是皆以滑稽爲外交之對者也。至淳于髡失鵲之詭辯，旣蒙信士之譽，又因而鞏固國交，滑稽豈不足爲用乎！又如孔融之辯孔老通家；郭天民之辯刀筆；蘇東坡之龜嘲；湯岐公之戲張晉彥；端午橋之戲弄某中書；……是以滑稽爲交際者。……例証至繁，不勝枚舉。

人之一生，逆境多而順境少；職是悲苦情深，歡作幾微。百歲浮生，憂思何益？攻苦境，破愁城，以助人生者，其惟滑稽乎？是則滑稽之爲用，不特有系於治道，更足裨益於人生。此本書編纂之所由起也。

本書所集，包羅萬有。以類相從，釐訂精審。其足爲世範者，冠之於前；可爲龜鑑者，殿之於後。讀者能審其機變，達其風趣，足以開朗神情，悅心益智。若用於對對，頗可觸機巧發，肆應不窮。其勿等閒視之也。

靜海楊汝泉時中識

第一編 諫諍類

優孟。優孟者，故楚之樂人也；長八尺，多辯，常以談笑諷諫。楚莊王之時，有所愛馬，衣以文繡，置之華屋之下，席以露床，啗以棗脯；馬病肥死，使羣臣喪之，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。右右爭之以爲不可。王下令曰：『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。』優孟聞之，入殿門，仰天大哭。王驚問其故？優孟曰：『馬者，王之所愛也，以楚國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？而以大夫禮葬之；薄，請以人君禮葬之。』王曰：『何如？』對曰：『臣請以彫玉爲棺，文梓爲槨，槨楓豫章爲題湊；發甲卒爲穿壙，老弱負土；齊、韓、魏、翼衛其後；廟食太牢，奉以萬戶之邑。諸侯聞之，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。』王曰：『寡人之過！一至此乎？爲之奈何？』優孟曰：『請爲大王六畜葬之。以壙窆爲槨，銅歷爲棺；齎以蒿、棗，薦以木蘭，祭以粳稻，衣以火光，葬之於人腹腸。』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，無令天下久聞也。

優旃。始皇嘗議欲大苑囿；東至函谷關，西至雍陳倉。優旃曰：『善！多縱禽獸於其中，寇從東方來，令麋鹿觸之足矣』。始皇以故輟止。

二世立，又欲漆其城。優旃曰：『善！主雖無言，臣固將請之：漆城雖於百姓愁費！然佳哉！漆城蕩蕩，寇來不能上。即欲就之，易爲漆耳；願難爲陰室。』於是二世笑之。以其故止。——史記——

淳于髡。淳于髡者，齊之贅壻也。長不滿七尺，滑稽多辯。數使諸侯，未嘗屈辱。

齊威王之時，喜隱——謎語——，好爲淫樂長夜之飲，沈湎不治，委政卿大夫，百政荒亂；諸侯並侵，國且危亡，在於旦暮。左右莫敢諫。淳于髡說之以隱曰：『國中有大鳥，止王之庭，三年不蜚又不鳴。王知此何鳥也？』王曰：『此鳥不飛則已，一飛冲天；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！』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，賞一人，誅一人；奮兵而出，諸侯振驚——皆還齊侵地。

威王八年，楚大發兵加齊。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，齎金百斤，車馬十駟。淳于

髡仰天大笑，冠纓索絕。王曰：『先生少之乎？』髡曰：『何敢？』王曰：『笑豈有說乎？』髡曰：『今者臣從東方來，見道旁有櫟田者；操一豚蹄，酒一孟而祝曰：『甌窶滿篝，汙邪滿車，五穀蕃熟，穰穰滿家。』臣見其所持者狹，而所欲者奢，故笑之。』於是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，白璧十雙，車馬百駟。髡辭而行至趙。趙王與之精兵十萬，華車千乘，楚聞之，夜引兵而去。威王大悅。——史記——

宴子。景公使人養所愛馬，馬病死。公怒，令殺之。宴子請數之曰：『爾有三死罪，使汝養馬殺之，一當死罪也；又殺公所最善馬，二當死罪也；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，百姓必怒叛！諸侯輕伐吾國，三當死罪也。』公喟然曰：『赦之！』——宴子春秋——

公子鋤。晉文公出，會欲伐衛，公子鋤仰天而笑。公問何笑？曰：『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，道見柔婦，悅而與言；然顧視其妻，亦有招之者矣！臣竊笑此也。』公竊其言，乃止。引師而還，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。——列子——

中射之士。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。謁者操以入。中射之士問曰：『可食乎？』曰

：『可』。因奪而食之，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。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：『臣聞謁者，曰『可食』，臣故食之；是臣無罪，而罪在謁者也。且客獻不死之藥，臣食之而王殺臣，是死藥；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。』王乃不殺。——戰國策——

禁酒

時天旱禁酒；釀者有刑。吏於人家索得釀具；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。雍（

簡雍）與先主游觀，見一男女行道，謂先主曰：『彼人欲行淫，何不縛？』曰：『卿何以知之？』雍對曰：『彼有其具，與欲釀者同。』先主大笑，而原欲釀者。——三國志蜀志——

敬新磨

莊宗好獵，獵中牟，踐民田。縣令當馬切諫。莊宗怒叱出，將殺之。伶人

敬新磨知不可，乃率諸伶追令前責之曰：『汝爲縣令，奈何縱民稼穡，以供賦稅？何不饑汝民，而空其地，以備天子之馳驅。汝罪當死！』因請亟行刑。莊宗悟，笑而釋之。

五代史——

裴德納

聖祖既廢理邸，授叙，王鴻緒輩恐其復立，造諸蜚語以聞。聖祖怒！欲置王

重典，衆莫敢諫。領待衛內大臣婁公，（德納）聖祖近侍也，年已老，善解主人意。時聖祖自暢春園還宮，欲明詔頒旨。公先日燕見曰：『聞護軍統領某得暴疾，肉盡消瘦，已骨立矣。』某公素以體胖著者。次早聖祖入宮，某統領欽佩刀侍神武門，豐偉如故。聖祖詰公：公笑曰：『可知人言未可信也。體之豐瘠，乃現於外者，尙訛傳至此。』覘暗昧事哉！』聖祖首肯其言。立罷宣詔。

博爾奔察 乾隆帝待臣下極爲嚴厲！然有時加以狎諛，以聯上下之情。有內大臣博爾奔察，侍上最久，善嬉諛。辛未春，扈從南巡，至鎮江口，以放煙火，有被烟薰嗽者，博笑曰：『此乃素被黃烟薰怕者，故望而生畏也。』時黃文襄督責過嚴，故公寓言之。

又有較射而弓落地者。上震怒！公在傍曰：『此皆因引晃故，昨日射箭良多，以致臂痛不能引弓也』。上乃釋然。

又上一日射多不中候。（射布）人皆畏懼。時修髯入至。公望而笑曰：『汪都統之弟

至矣』。汪郡統扎爾，故修髯如戟。上撫掌大笑。公嘗行穿巷，有步軍校積石爲山於其廳側者。上望而問之。公驟馬奏：『此步兵花園也』。上大笑。

又上書福字。公立于側。上笑問曰：『汝亦知此中佳否？』公應聲曰：『知之，上所書福字黑且亮也。』上大笑。其詭諫皆若此者。亦東方，簡雍之流也。

某武臣。乾隆之駐蹕避暑山莊也，一日召見一武臣，從容與論灤陽風物之美。因曰：『此地氣候極清淑，大勝京師，洵無愧避暑山莊之名。』某貿然對曰：『此僅就宮內言之耳，若外間城市極狹，房屋亦低小，而人口稠密，炎曝之盛，倍蓰京師，故民間常言皇帝所住者真避暑山莊，而臣民所居者則誠不愧爲熱河也。』乾隆聞之瞿然。遽揮之出。以其武人粗直，亦不之罪也。時謂某頗有東方謫諫之風。

第二編——諷刺類——

優人談諧

宣和中，童貫用兵燕薊，敗而竄。一日內宴，教坊進伎，爲三四婢，首

飾皆不同，其一當額有髻，曰：『蔡太師家人也；』其二髻偏墜，曰：『鄭太宰家人也；』又一人滿頭爲髻，如小兒，曰：『童大王家人也。』問其故？蔡氏者曰：『太師親清光，此名朝天髻？』鄭氏者曰：『吾太宰奉祠就第，此懶梳髻。』至童氏者曰：『大王方用兵，此三十六髻也。』近者已亥歲，史（疑失一字）之爲京尹，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。一日內宴，伶人衣金紫，而幞頭忽脫，乃紅巾也。或驚問曰：『賊裹紅巾，何爲官亦如此？』傍一人答曰：『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。』於是捩其衣冠，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。其傍者云：『他雖作賊，且看他哥哥面』。又女官吳知古用事，人皆側目。內宴日，參軍四筵張樂，胥輩請僉文書，參軍怒曰：『我方聽鬻樂。可少緩。』請至三四，其答如前，胥擊其首曰：『甚事不被鬻樂壞了』。蓋是俗呼黃冠爲鬻樂也。王叔知吳門

日，名其酒曰『徹底清』。賜宴日，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：『此酒名徹底清；』既而開樽，則濁醪也。傍謂之云：『汝既爲徹底清，却何如此？』答曰：『本是徹底清，被錢打得渾了。』此類甚多。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，援引經史，以佐口吻，資笑談。當史丞相彌遠用事，選人改官，多出其門。制闢大宴，有優爲衣冠者數輩，皆稱爲孔門弟子，相與言『吾儕皆選人』；遂各言其姓曰：『吾爲常從事；』『吾爲子從政；』『吾爲吾將仕；』『吾爲路文學；』別有二人出曰：『吾宰子也；』夫子曰：『於子與改，』可謂僥倖。』其一曰：『吾顏回也；』夫子曰：『回也不改；』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，汝何爲獨改？』曰：『吾鑽，故改，汝何不鑽？』回曰：『吾非不鑽，而鑽彌堅耳。』曰：『汝之不改宜也，何不鑽彌遠乎？』其離析文義，可謂侮聖言，而巧發微中，有足稱者焉。有袁三者，名尤著，有從官姓袁者，制蜀頗乏廉聲，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，各誇張其好尚之樂。而餘者互譏笑之；至袁優，則曰：『吾所少者財也。』因極言財之美利。衆亦譏諂之不已；徐以手自指曰：『任你譏笑，其如袁丈好此何？』——周密齊東野語——

優伶戲語

韓侂胄用兵既敗，爲之鬚鬢皆白；困悶莫知所爲。優伶因上賜胄宴，設

樊遲，樊噲，旁有一人曰樊惱；又設一人揖問遲『誰與你取名？』對以『夫子所取；』則拜曰：『是聖門之高弟。』又揖問噲曰：『爾誰名汝？』對曰：『漢高祖所命；』則拜曰：『真漢之名將也。』又揖惱云：『誰名汝？』對曰：『樊惱自取。』又因郭倪，郭果敗，因賜宴以生菱進於桌上，命二人移桌。忽生菱墜地盡碎，其一人云：『苦！苦！苦！壞了許多生靈；只因移果桌。』——葉紹翁四朝聞見錄——

南渡諸將

宋南渡諸將，韓世忠封蘄王；湯沂中封和王；張俊封循王，俱享富貴之

極。而俊復善治生；其罷兵而歸也，收租米六十萬斛。今浙中豈能着此富家也。紹興間內宴，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：『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，我悉能窺之；法當用渾儀設玉衡，若對其人窺之，見星而不見其人，玉衡不能卒辦，用銅錢一文亦可。』乃令窺光堯云：『帝星也；』秦師垣曰：『相星也；』韓蘄王曰：『將星也；』張循王曰：『不見其星。』衆皆駭，復令窺之，曰：『中不見星，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。』殿上大笑，俊

最多貲故譏之。——田汝成委巷叢談——

東坡。師友談記云：東坡近令門人作人不易物賦，感戲作一聯云，『伏其凡而襲其

裳，豈爲孔子；學彼書並戴彼帽，未是蘇公。

士大夫近年效東坡補立殘短帽名曰子瞻樣

謗因言之，公笑曰：『

近屬從燕醴泉觀，優人以相與自誇文章爲戲者：一優（丁仙現者）曰：『吾之文章，汝輩莫及也；』衆優曰：『何也？』曰：『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？』上爲解顏，顧公久之。

太師椅。

宋時大內中許優伶以時事入諷諫，作爲戲笑，蓋兼以廣察輿情也。秦檜當

國，和議旣成，無迎還二聖意。又檜一日朝堂假寐，誤墜其巾。都察院吳某立置曲柄荷葉托首安於椅後。遂名曰『太師椅』。有二優因戲於上前。一人捧太師椅安排坐位，一人盛服緩步而出。耳後帶大金環二，垂至前肩。一人問曰：『汝所帶是何物？』曰：『此名二勝環。』一人直前將雙環擲諸其背曰：『汝但坐太師交椅受用足矣，二勝之環置之腦後可也。』韓侂冑當國，恃功妄作，諸事皆矯旨行之。偶值內宴，伶人王公瑾曰：